

宁肯文集

VOL.2 小说

“当代文坛刺客”宁肯
创作40周年纪念版

蒙面之城

宁肯



宁肯文集

VOL.2 小说

蒙面 之城

宁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面之城/ 宁肯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1

(宁肯文集)

ISBN 978-7-5321-6899-6

I. ①蒙… II. ①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第265894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江 晔

美术编辑: 钱 祯

书 名: 蒙面之城

编 著: 宁 肯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365,000

印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899-6/I · 5504

定 价: 4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13817973165

我们何时能生出父亲？

——题记

目录

第一章 午门	1
第二章 岩画	53
第三章 西藏	97
第四章 飞地	131
第五章 冰川	185
第六章 旧梦	249
第七章 情人	289
第八章 音乐	319
第九章 地下室	349
第十章 红方	389
第十一章 时间	411
第十二章 结局或开始	441
后记	448

第一章

午门

他们在山洞发现了秘密，波罗举着打火机，马格看到地上的酒瓶子，罐头盒，口巾，口巾上面印有女人唇印。此外没再发现更多东西。他们沿平原铁路走了一天，铁路进山，隧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隧道一个接一个，上面标明：隧道危险，禁止通行。他们去八达岭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

他们都只有十五岁，住圆明园一带，差不多在铁路边上长大，但火车除了经常在一些路口比如四道口五道口拦截他们，与他们无关。他们追火车，扔石头，向火车吐痰，大吼大叫。或者沿铁路疯跑，捉迷藏，用一整天时间像麻雀似的从圆明园铁路一直追逐到城里的西直门。没人沿铁路穿越这个庞大如迷宫的城市，但这是可能的。他们不知自己做了什么。

圆明园后面一个轮椅上的老人告诉他们，沿这条铁路可以通往八达

岭。他们想去八达岭，把想法告诉了老人。老人称他们年轻人，这以前还没人称他们为年轻人。他们常在这里碰上老人，有时帮老人跨过铁路，然后再把老人送回。手摇轮椅是无法跨越铁路的，但没有一次他们丢下老人不管。老人祝他们顺利，希望他们看到詹天佑的铜像。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詹天佑是谁，没太往心里去。很多年后马格回忆这个老人，老人也姓詹，大概是詹天佑的什么后人。

他们在山洞度过了难忘的一夜，趴在洞口看天空。

波罗打火点烟，忽然叫了一声：马格，你看，那是什么？一个漂亮的化妆盒。几乎踩在马格脚下。马格低头捡起来，打开，唇膏、眉笔、小镜子以及一张女人的彩色裸照映入他们的眼帘。女人目光迷离，放荡，以一种原始的坐姿袒露出平时女人隐秘的一切。他们看呆了，波罗忽然大叫一声，打火机就扔了出去。打火机可不是手电或蜡烛，差点就烧爆了。这下急坏了他们。他们还没看清女人长的什么模样，光顾看下边了。满地找打火机，波罗突然说摸到了一只避孕套，马格不信，波罗扔在了马格脖子上，冰凉冰凉的，马格骂波罗。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打火机。他们有事可干了，隔一会儿就打火看一次女人，看清了女人的面孔。一年以后波罗硬说在北京站看见了那个女人，波罗说女人与一大群男男女女在一起，好像一个什么鸟电视剧组。波罗的话有时不能信。波罗挨了一顿臭骂，他找女人签名时向女人提到山洞的事。波罗有点成心。十五岁的波罗已知道的很多，那个山洞之夜，波罗像老手似的谈女孩，谈她们隐秘的器官，她们的体液、需要和叫喊，这些都不过是波罗从录像里看来的。他们神魂飘荡，满脑子女人的乳房、臀部和秘处。他们不太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波罗的说法是她们想男人的缘故。马格信以为真，想象着经血，心猿意马，心花怒放。当黎明的曙色照在山洞他们的身体上，他们几乎同时都在梦遗。他们拥有了那个女人。

马格再次出现在铁路上是两年以后的事，他十七岁了，去接波罗。波罗关在了南城。他乘地铁到了北京站，过了东便门立交桥，从一处老铁路桥进入南城铁路。南城铁路让他惊讶，与北城铁路完全不同，东便门应算是市中心，距离长安街咫尺之遥，能看见长富宫和凯莱，距故宫也不过两三公里，但这里如此破败，荒芜，两侧是仓库、污水、旧城墙、窝棚、废弃的工厂，感觉像上个世纪的时光。路轨过度闪光，一九一〇年的麻雀在飞翔。

不时有列车从马格身边驶过，马格停下来，注视火车。一些就要到站的乘客出于好奇伸出脑袋看他，有人扔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他接住，空的，空的他也喝，还有点余根儿，喝完扔向天空。正午时分，他过了永定门桥来到南滨河路上，看到17路公共汽车站牌子。上次他接波罗出来就是在这里下的车，看见了这条铁路。那次他对波罗说，要是他再进去，他要沿这条铁路走着来接他。波罗说，不会再有下次了。唉，怎么可能呢。

2

马格在看守所见到了波罗。波罗还是老样子，剃了头显得有点滑稽，不伦不类。十五天的拘留，他目光黯淡，甚至有点苍老，而他不过十七岁。波罗头大，脸不平整，软头发，那年《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散场，波罗原来的名字就在班里消失了，都说他像，声音，腔调，他原来的名字就这么消失了。

办妥了必要的手续，马格与波罗走出看守所大门。

天很脏。灰。阳光落不到地面，但仍以一种混合的光感刺痛着眼睛。

像上次一样，他们走进了那家街边酒馆。吃，喝，这毫无疑问。

酒馆简陋，昏暗，烟雾腾腾，所有的面孔都模糊不清。骂，划拳，尖叫，女人哭，混乱不堪。生意不错。酒馆是看守所三产，至少幕后是他们，在这里迎来送往，有的人刚出来，喝高了又进去了，挺方便的。

酒几乎从眼睛里流出，让女人害怕。

“怎么样，这次挨打了么？”马格吐了口烟圈儿。

“肯定的，那还用说。”波罗转动着酒杯。

“记住打你那几个小子了么？”

“记住了，不过，都成了朋友。”

烟圈扩展到波罗的大脑袋上，波罗像戴了头盔，挺虚拟的。

“还有钱吗，要不要我救济你一下？”

“得了，你那两子儿，”波罗说，“还是等我救济你吧，我是干什么的。”

“你不刚出来么。”马格咳嗽起来，烟吸进了肺里。

马格不会抽烟，但波罗每次抽烟马格都要拿过去嘬几口，吐几个烟圈儿，他已经能吐三四个了。马格咳得厉害。

“你丫不会抽别瞎抽了。”波罗拿下马格的烟。

“我去看过雁子，”马格说，“还行，她没饿着，也没怎么逃学。”

“你给她钱了？”

“我们几个凑了点儿，不光是我的。”

波罗没说话。过了会儿波罗问：“你从铁路走来的？”

“当然，像你，我说到做到，待会儿跟我走回去？”

“你丫真他妈有病。”

他们碰了一下杯。波罗两眼通红。

八达岭之行后不久波罗的爹妈就拜拜了，波罗跟着父亲，父亲去了南方一直没音信。母亲与那个让波罗父亲戴绿帽子的家伙在一起。雁子受到那家伙的骚扰，告诉了波罗，波罗一听就炸了，带人到了母亲家，认真整治了那混蛋一顿。波罗说，他们的打火机点着了那家伙的胸毛，“我妈疯了似的一头撞过来，我捆起了她，毛巾堵了她的嘴，要不是后来我妈给我跪下，我非报废了那混蛋，让丫上床，上窗户吧。”

波罗离开学校，倒火车票为生，雁子现在跟着他。

“雁子还就听你的，”波罗说，“你在学校帮我看着点儿她。”

“没问题，你放心吧，谁招她我折了他。”

“你别，我来，你告我谁就行了。”

马格给波罗倒酒，二锅头已下去了一半，主要是波罗喝的。

“你怎么样了？”波罗问马格。

“还那样，没什么结果。”马格说。

“你也是，”波罗说，“管他是不是你父亲，他不没说不是你父亲吗？没说你先用着他不错了，等你丫上了大学，出了国，管丫谁谁呢。你别不知足了，我要有你的条件，得美死了。你瞧我爹妈，那俩牲口，就知道钱和别人干逼，我都想宰了他们！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你大爷！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那你管他呢，碍你什么事了？”

“我也倒票去吧，”马格打岔，“我不信我能被抓着。”

“你丫这可是真话？”波罗晃着大脑袋。

“真的，真的。”

“得了吧，甬跟我说山了，要不咱俩换，我去你们家？”

“行，你去，我同意。”

“你丫这人真没劲。”

他们又说笑了一会儿。马格让波罗早点回去，雁子还在家等着呢。马格结了账，他们坐上公共汽车，穿过大半个城回到了海淀。

临别，波罗没忘再叮嘱马格一句：

“你丫别胡思乱想了，算我求你了，真的。”

马格说：“你丫也当心点儿。”

3

天阴上来，下午四点多跟傍晚似的。马格在 332 路车站取了车，慢慢悠悠穿过中关村，进入海淀镇，又看见了那家医疗器械商店。他支上车，进了店。店里顾客不多，冷冷清清，售货员都认识他。

马格对医疗器械感兴趣，没事路过就到店里转转，他是这儿的常客，什么也不买就是看，喜欢静静地注视不锈钢器械的光泽、排列方式以及它们神秘的寂静。他始终认为这种寂静说不定哪天就暗藏杀机。看看那些手术刀吧，看看那些锯、钻、听诊器、导管、电椅、起搏器、电线插头、德国和日本假肢。轮椅和听诊器就安全吗？它们同样让人怀疑。从八达岭回来后他们再没见过那老人，老人的名片不翼而飞，一个斜眼儿老太太坐在了老人的轮椅上，他几次上前打听老人，认定那是老人的轮椅，结果他遭到吓人的咒骂。说不定老人被谋杀了也未可知。

国营商店关门早，五点多就要上门了，商店经理谨慎地来到他身边，轻声提醒他，商店要下班了。不过，商店经理赶快说，声音非常小：我们完全可以等你，你不用着急，我们等着你。而那时马格正耽于一场谋杀之后的证词。马格，男，17岁，××××年生，身高一米八一，北京人，

学生。学生？他是学生吗？瞧瞧你，有一点学生样儿吗？老师常常都这样批评他。

他的确不像学生，但也不像成年人，他高大，面孔生涩，眼睛迷蒙，额上生着大红粉刺，因此脸上总像有火光照耀，眼睛则像夜色。如果不是那些大红粉刺，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但粉刺改写了他的脸，这使他看上去狂热、危险而混乱。他讨厌那些粉刺，它们尖尖的像鱿鱼一样，他最好离厨房远点，粉刺使他与他崇拜的福尔摩斯或希区柯克相去甚远，福尔摩斯多苍白呀，而他简直像苏格兰山地的红头发罪犯。他的脑门是红的，唉，他可怜的脑门，经常血淋淋的，他挤它们，恨它们，折磨它们，想消灭它们，常常鲜血迸流，这时他不得不贴上一张姐姐马洁用的吸水力强的卫生纸，一张不够，很快就透过来，又换上一张，他像个敢死队员。他马一样的身躯卧在老式木床上，捧读福尔摩斯，手不释卷，木床痛苦地呻吟，吱吱地叫嚷，他毫无同情心。他这样的体魄应该在户外，在球场或跑道上，而他竟然喜欢沉思，想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商店已经下班了，经理、收银员、售货员都静静地看他，一动不动，铝合金门窗已经放下，光线暗下来，他们手里拎着包，他们在等他。他看见了他们，知道又耽误他们下班了。这回买点东西吧。他买了一支银色不锈钢框架的放大镜，一直想买没太舍得，这次买下来，波罗没要他的钱。

4

星期天家里还不如平时人多，都出去了。小阿姨把一杯冰水放在桌

上，他要的。他手持银色框架的放大镜，把父亲和自己的照片摆在一起。他为自己的工作具有了专业性质感到十分得意，现在再没什么能逃得过他的眼睛。他清楚地看到父亲的面孔，所有的毛孔、细微疤痕、甚至可能的湿度。一切都被放大了，一切都清清楚楚。

父亲身材矮小，结实，头发花白，目光严峻。除了他与父亲身材悬殊，他们在所有细节上也都十分不同，比如下巴、肤色、眼神。当然最显著的还是父亲只到他的肩部。不过父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矮小，他非常挺拔、自负，样子有点像鲁迅，横眉冷对。

全家福挂在墙上，马格把镜框取下来，放在写字台上，拿着放大镜在上面移动，照。马林、马维，还有姐姐马洁，他们与父亲如出一辙，这是正常的，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例外，哪怕马洁有点例外，他会重新考虑事情的可能性。他们无一例外。当然，这还不能就断定了他不是父亲的儿子。一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问题更值得注意，比如父亲的子女出生间隔都是两年左右，但到了他这儿，一下隔了五年，什么原因打破了母亲的生育规律，使他与姐姐马洁相差了五年？一场事故或者一个偶然？医学上母亲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可以排除掉。那么，如果不是照片上的父亲，会是谁呢？母亲和谁，谁和母亲？

姐姐马洁回来了。马格神情专注，马洁问马格在干什么。马格抬起目光看着马洁。他很少这么专注地打量过马洁。马洁穿了一件短款皮上衣，这使她多少有了点儿身段儿。

“你瞎照什么呢？”

“细菌。”

“那得用显微镜，傻瓜，你那是放大镜。”

马洁声音洪亮，鼓鼓囊囊的身子和香水让马格本能地闪了闪。

“有你的信。”马格说，头也不抬。

“在哪儿?”

“厅里。”

马格支走了马洁，继续研究照片。

母亲。他把目光落在母亲身上。母亲一袭黑衣，苍白，像过世之人。

母亲应该同父亲站在一起，但是没有。母亲长年患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医院，那时他小，人们不让他去看。母亲后来神秘地回来，人们都小心翼翼，他被告知不要打扰母亲，不许进入母亲房间，把母亲说得非常吓人。母亲也的确有点吓人，回来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母亲怕光，一旦在光照之下，眼睛就会奇怪地哗哗流水。母亲房间总是挂着厚厚的幕布一样的绛红色窗帘，有时门开了一条缝儿，里面就会透露某种类似舞台的灯光。晚上母亲总得见光了，这对她是一件痛苦的事。无数次母亲要求不再出席晚餐，把饭端到她房间里，均被父亲拒绝。出席晚餐是父亲对母亲唯一的要求。父亲对晚餐的重视就像主持校务会议，有许多清规戒律，诸如布菜、声音、光线、坐姿，一切井然有序。母亲吃得很少，灯光照得她哗哗流泪，不得不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着手帕，每次手帕都水淋淋的，所有人都觉得难受，后来习惯了，后来父亲总算表现出一点开明，母亲获准就餐时可以戴上一副墨镜，这使母亲看上去像一个盲人。母亲不说话，不再流泪，坐到规定时间。从不看电视，房门紧闭，极偶然半夜三更能听到母亲房间里很轻的钢琴声，舒曼、莫扎特或拉赫玛尼诺夫的，马格小时也弹这些曲子。

母亲早年在电影乐团工作，后来随父亲调入人大，不久又转到北大。母亲一直在校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工作，多年以前就办了病退。母亲在电影乐团工作的经历是马格最近的调查所获，如果必要的话他准备去电影乐团走走。

马格不急于追求结果，这是他生活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多有趣，他可能不是父亲的儿子，他的父亲可能另有其人。他喜欢思考、预测、假设，就像他通常阅读福尔摩斯或希区柯克，别人总是急于知道结果而他不会。大量的某一类阅读使他对现实世界存在着种种疑团，或蛛丝马迹深信不疑，他已经具有一种眼光，他不是一般人。他常常心里暗笑，笑那些愚蠢的仍把他当作孩子的成人世界。他们不知道他已经有怎样的眼光，他已远远超越在他们之上。那些大人们是可怜的，可笑的，没什么出息。真的，他们真的没什么出息。

更不用说他周围那些同学。他们根本没有思想，每天像卡通一样被可怜的老师或家长操纵，重复，永远地重复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大学。好像上了大学就他妈的一步登天到了天堂似的。其实他宁愿下地狱也不想得到什么天堂。他们可怜的欢乐无非就是琼瑶、梅艳芳、刘德华，偶尔偷摸着去次电子游戏厅操纵个把小时电子游戏，操纵打斗、宠物狗，这时他们觉得自己像个人。他们都喜欢“三早”足球（早勃、早起、早泄）。中国足球虽然萎得不能再萎，可他们竟然还是如醉如痴。他们疯，在工体模仿欧洲杯、英国甲级联赛，吹口哨、打鼓、跺脚、摇旗呐喊、骂傻逼，好像他们不是傻逼。你说小公鸡们喜欢“三早”也就罢了，连班上的小母鸡们也跟着起哄，叫喊，都是她们哄的，要不“三早”没那么早，中国也没那么早。

马格不理解足球究竟在哪一点上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人，让人们真的

假的发疯喊叫。时至今日怎么还没人指出这是一项最莫名其妙的运动？一大群脑子进水的智残为了一个飞来飞去的东西你争我抢，扑来扑去，一百分钟也进不去一个球，而它居然引起了全世界智残的热情，足以说明人们可怜到了什么程度！NBA 又怎么样？不就是一群喂饱了的大牲口吗？跟马厩有什么区别？

所有集体的乱乱哄哄的运动马格都打骨子里反感，更不用说队列、团体操、组字，他都躲得远远的，好几次全区中学生春季运动会，校方动员他做附中方阵入场式的旗手，他断然拒绝，虽然他曾是全区自由游泳冠军、至今仍是纪录保持者。他拿过冠军后再没在比赛场上露过面。他喜欢一个人的项目，喜欢一个人面对水面，就像面对天空。他游过北京所有的水面，一个人在水上飞。他独来独往，沉溺于自己的世界。除了波罗以及波罗的一些朋友，他几乎没有朋友。他特别喜欢波罗的样子和说话的腔调，他觉得波罗弄反了，波罗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好人，事实上他更像一个侦探，要是他们搭档没有什么罪犯能逃得过他们的眼睛，可现在波罗完全倒过来，反倒被别人盯上了。波罗要是当警察绝对没的说，可波罗恨透了警察。

他只有单干，他自认为已经有了一双不寻常的眼睛，虽然比不上福尔摩斯，但比华生强多了。他不放过周围任何一个可疑的人，他寡言少语，这使他具有了某种“暗处”的效果。他不信别人并非有其他理由，纯属某种职业习惯。一度他把所有任课老师都建立了秘密档案，写观察笔记，每天分析他们上课时的表情、举止、着装，哪天哪位老师脸上不易察觉的划痕或眼有些肿胀，眼袋松松垮垮，他都一一记录在案。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疑点，他会在放学后秘密尾随跟踪，有时还得简单化一下装，把两面穿的夹克翻过来，戴上一顶帽子。他有许多不同颜色和款式的帽子，有十几顶了，因为帽子对他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像他那样有着一头大红粉刺的人，